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 
第六十八回 愛賢女釋嫌許終身 司馬良遇險轉心亭

上回書咱們正說到，小白猿王環夜上七星山，在西二十五間倉房的翻板內被擒。韓志押著王環，抬起來奔前山走。沒想到在內宅的花園，巧遇姑娘愛賢女段銀娘。她一聽說，這就是鏢打自己親哥段世寶的仇人，親兄妹能不難過嗎？過來拿燈光一照，才知道王環是個年輕的小伙兒。這樣，從韓志的手裡頭要過來，一直把王環搭到自己的閨房，把他綁在椅子上頭，細問王環。

王環實話實說：「我王環的父親，太谷縣快手王能王班頭，訪案在七星山附近。被本山的寨主，霹靂烈火眼狼狽段國柱，帶著巡山寨主楊山、董玉，把我父親給亂刀分屍了。那時我王環尚在襁褓呀！母親無力養活我，為此，母親帶著我前去尋死。不想，被我恩師，銀面仙猿鐵臂崑崙石老俠發現，才將我母子救下。八十歲的老人，嘔心瀝血，教我王環一身的武藝，十二年臥薪嚐膽，也為了給我死去的天倫報仇。父兄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我焉能不報？為此在彩鳳山祥雲島刀劈楊山，鏢打了段世寶，原為給我死去的天倫報仇。既然被擒，我王環不惜一死！不是說，你們山上若獻金牌，必須有我王環這條命頂著，你們才換，現在，我來了。讓你的天倫、伯父，把我王環殺了，金牌送往公館。這是實情。請問你是誰呀？」姑娘聽了就是一陣發愣，長歎一聲，說：「哎喲！我一聽說，你把我哥哥殺了，我是萬分地難過。想不到，你滿腹含冤！現在，殺我的兄長，不能埋怨你呀！現在，你王家的人，殺了我段家的人；將來，我段家的人，再殺你王家的人，子子孫孫、輩輩往下傳成了世仇，為子孫多留後患，做長輩的可就大不應該，揚湯止沸，不如釜底抽薪！公子，你要問，我是誰？我就是大寨主的姪女，二寨主火眼狼狽段國柱的親生女，你打死的段世寶，是我的親兄長。」王環一聽，上下打量：「喲！你是段家的姑娘啊？」「不錯！咱們應當想個辦法，使咱們段、王二姓不但不成仇，將來能化仇敵為朋友，化仇人為親人。你看這好不好哇？」

王環這麼一想：等等吧！這個姑娘長得俊美，她可是我仇家之女呢！看她剛才說這些話的意思，我王環能不明白嗎？可有一樣，我能跟仇人之女結為秦晉嗎？此事萬萬使不得，即使我樂意，母親、恩師也不答應。王環想到這裡，把臉往下這麼一沉說：「姑娘，方才我已經跟你說過，為報父仇，來到七星山。既然被擒，我決不怕死！你不如把我帶到前廳，有什麼話到那再說。殺副存留，就任憑他們！」說完了以後，王環不言語了。姑娘臉一紅，微有點笑容，說：「王公子，你也不用這麼強橫。我這裡有個條件，要死，要活，由你嘴裡說。要死，是很容易的；要活，也不難。」「哼，姑娘，你這叫什麼話！什麼條件呢？」「你要打算死，我就把你送到前廳去，交給我伯父、父親，給我三哥報仇。不過，到了前山，二話沒有，按照山裡的規矩把你推到外頭，就殺了。」「我要活呢？」姑娘微笑：「你要願意活？就很容易了！我問問你，你家裡頭都有什麼人呢？」王環一琢磨：來了，是這麼回事。「你問我的家裡，只有老母在堂，上無三兄，下無四弟。形單影只，我是孤身一人。」姑娘聽了臉色緋紅，欲言又止。點了點頭說：「噢！那麼，你訂親了沒有呢？」王環很不以為然：「姑娘，我是被擒之人，你問這個何用？」「我有我的心思，剛才的話，你沒聽明白嗎？你應該跟我說實話。」「告訴你吧！只因為家境貧寒，尚未訂親。」姑娘一聽到這兒，心裡可就樂了：我要跟他成親，這不就是天生一對，地就一雙的美滿姻緣呀！時逢恰巧，他又沒有訂親。看起來，這是天作之合呀！自己想到這兒，便道：「公子啊！這話我可跟你說，殺了我們本山巡山寨主，追風牡丹楊山，這個仇可不小。你敢到七星山來，是禍由自取呀！我很欽佩你的為人。我雖然是個女流之輩，但會文武絕藝。不是我這麼大的姑娘不顧廉恥，剛才，我跟你說了，如果段家、王家做成了世仇，子子孫孫，生生殺殺，一代一代，殺起來沒完，那麼，這就不是祖宗的本意了。所以，我說。揚湯止沸，不如釜底抽薪。我願意……唉！怎麼說呢？」姑娘一背臉，「如果，你要樂意的話，你我年貌相當，不棄蒲柳之姿，情願侍奉箕帚。有這麼句話：墳中有骨是親戚！如果，我們兩家成了親戚，那麼，就不至於再結世仇了吧！」

王環心想：這個女子，當面求親，真是不顧廉恥呀！有失閨門之禮。可是，我要不應她，惱羞成怒，她還不殺我！不如我應了她，假意誑她，把我解開，設法逃走，再設法盜走金牌。王環把主意拿定，又看了看愛賢女段銀娘：「唉！姑娘，說句良心話，姑娘你貌似天仙，文武全材，我真要得你這麼個媳婦，這一輩子也沒有別的所求了。」段銀娘一聽，這是誇自己呢！王環又說：「可有一樣，沒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可不敢答應呀！再說，還有你的伯父、你的父母。說真的，我把你們家的少爺段世寶給打死了，即使姑娘你樂意，那麼姑娘你的伯父、天倫樂意嗎？我看，這個事你還得慎重，跟你的父、伯商量一下吧！再又說回來了，我王環家境貧寒，日無隔宿之糧，你要過了門，能隨著我的寡母過日子嗎？」段銀娘道：「哎！王郎，你這話就錯了！嫁雞隨雞。你家裡頭窮，我可以多帶錢呀！使你們母子能過上比較寬裕一點的日子，這不就行了嗎？什麼一定要君子安貧哪！」「唉！可是姑娘你竟這麼說了，你還沒把綁繩給我解開呢！哪能捆著談論親事？」姑娘這麼一聽：「喲！慢待了王郎。」跟著就往前走。小丫鬟機靈，「噠噠噠」跑過來，就要給解綁繩。姑娘拿手一扒拉她：「慢著！男女受授不親，你懂不懂呀！這個活不是你乾的。你趕緊到廚房去，讓大師傅做十個八個的精緻的菜，我和姑爺一起喝兩杯！」小丫鬟答應，如飛而去。心說：喲！這麼一會兒，就成了姑爺了。嘿！姑娘親自把王環解開，用手把王環身上的白灰全都給揮掉。又讓另一個小丫鬟，準備一盆洗臉水，讓王環洗了洗臉。借著銀燈一照，真是容光煥發，更顯得英俊。姑娘的眼珠都不錯位，越看越喜歡，越看越愛。兩個人一前一後，可進了裡屋。

小白猿王環，這麼一瞧：喝！自己長這麼大，也沒住過這樣的房子，真跟金鑾殿似的，陳設不俗啊！靠西山牆，有一張八寶逍遙自在牀，大紅洋綉的幔帳，黃澄澄赤金如意鉤倒掛，繡得百蝠留雲的牀圍子，閃綉褥子，閃綉被子。這個帳頂上，掛著一個大鮮花籃茉莉，晚香玉撲鼻噴香。一個個大箱子，哎喲！足有四五個，頂天立地擱著。再有，梳妝台、穿衣鏡，沒有一樣不是講究的。王環上了腳踏，坐在牀沿上，馬上有小丫鬟把茶泡好端來。牀上放著一個小桌，段銀娘讓王環收上腿去坐在裡邊，臉衝南。姑娘也收上腳去坐在南邊，臉衝著北。就隔一個小桌，兩個人喝著茶。王環把自己的經過從頭至尾，都說完了。姑娘也把自己的事情說了：「不瞞你說，王郎呀！我想，只有這一個辦法才能止住咱們兩家的世仇。不然的話，那是沒有辦法的！王郎，你出身名門，是石老俠的弟子。可是，我家呢？是佔山為王，落草為寇的。如果妾身願隨君去，不知道你老母親那方面意下如何？」王環一聽這丫頭想得周到：「啊！姑娘，這個你放心！到了時候，我可以把你領到家中，拜見老母。老母一看你相貌嬌豔，也沒有不樂意的。再不成我給老母磕頭央告，老母一定能成全我們！」說著話，酒菜擺上來。姑娘親自給斟酒布菜啊。

王環這麼一想：我要把她給灌醉了，然後，我把刀、鏢拿起來，我一走了之。

不然，我誑過刀、鏢來把她殺了，我再上前山，好在他家是我家正式的仇人。

這時候，王環就一個勁地勸姑娘的酒，越喝越多，兩人的話，也越說越近乎。

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，猛然間，外間屋有人說話：「半夜三更的，你跟哪個男的在說話呀？」「唰」一挑簾子，段銀娘不由得就回過身來，王環也抬頭瞧見了：借著燈光一照，是一個俊美如花的少婦，身形苗條，體態輕盈。

常言說：男子俏一身皂，女子俏一身孝。這位少婦穿著一身重孝，更顯得俊俏。正是墨粉蝶段世寶之妻陳月娥。原來姑娘勸三嫂回去，陳月娥怎麼也睡不著。獨對孤燈，潸然下淚。自己哭了半天，又一想丈夫已經死去不能復生，怎麼著我也得打起精神來，撫養我這個孩子呀！銀娘妹妹知道到這裡來勸我，大嫂二嫂人家就不來。一來隔著一層，二來沒有那麼深的感情。我也睡不著，不如到妹妹房中再說會兒話，熬到困了，回來再睡。陳月娥想到這，就站起來去了。沒想到來到妹妹的當院，就聽見屋裡頭又說又笑。心裡就想：你是沒出閨閣的十九歲的大閨女，深夜裡，你在閨房當中跟一個男的又說又笑，這像話嗎？再說你哥哥剛死兩天，屍骨尚且未寒，你跟人家又說又笑，好像你們家沒死人一樣，與禮不合。這樣，陳月娥就過來說話了：「妹妹，你招待誰呢？」見是一位二十來歲的小伙兒，長得很俊，風流瀟灑，個個不群，不覺一愕。「妹妹，這是誰呀？你怎麼會跟他在一起？又說又笑，挺大的一個姑娘，你就不知羞恥？」「三嫂子，咱們姐兒倆最好。你來了，我就跟你說說吧！你要問這是誰？小妹已經把終

身大事，許配於他。就是他在彩鳳山祥雲島，刀劈了巡山寨主楊山，鏢打我的三哥、您的丈夫段世寶。他就叫小白猿王環。王郎啊！你趕緊見過三嫂子！」

沒等王環見禮呢，陳月娥就把臉沉下來了：「妹妹，你真乃大膽！大伯父和公公鑽木取火、軋沙求油，尋打仇人王環，為給你哥哥報仇雪恨。這王環，既然是飛蛾投火，自尋死路，來到咱們山中，你就應當仗大義，為兄長報仇。把這個人送到前山，親手交與伯父、公公，任憑伯父、公公把他處治！開膛摘心，給你兄長祭靈！這才是你做妹妹的道理。怎麼你無緣無故，私定終身！恬不知恥！置兄長的深仇大恨於不顧，你丟盡了我段家的臉面！」銀娘聽完了，可不大樂意了：「三嫂子，你這人好糊塗呀！我怎能無緣無故嫁與仇人呢？你問問王郎，人家是無緣無故地殺人嗎？他和三哥有什麼仇？三哥和他房不連簷，地不連邊，素不相識。為什麼兩人動手？三哥叫他殺了，禍因結在老一輩人的身上。當初，我的天倫、你的公公，帶著董玉，在山下遇見王郎的父親、太谷縣的班頭快手王能，無緣無故，不問青紅皂白把人家亂刀分屍，這你知道嗎？那個時候，王郎的母親，抱著王郎一起尋死，被小王家砣銀面仙猿鐵臂崑崙石老俠看見，救了他們母子。石老俠教給王郎本事，臥薪嚐膽，藝業學成，在彩鳳山給自己的天倫報仇。三嫂子，你知道嗎？人家王郎為他父親報仇。當年你的公公、我的父親，又為給誰報仇？殺了人家王郎之父。嫂子！事遇反諸己。不管什麼事出來，先得問問自家，自家樂意不樂意啊！你怎麼過來就說王郎，要殺我三哥呢？我聽了王郎為報父仇，含辛茹苦實非不容易，我敬他一片孝心！而且，又是一位將門之後，石老俠的弟子，將來的前途不可限量。為這個，我才把終身大事許配給王郎。墳中有骨是親戚！今後，也不會再有殺人流血的事情發生了。你說，我怎麼不對呢？」

陳月娥聽完以後，把臉沉著，用手點指：「妹妹呀妹妹！你還跟我強詞奪理！不管是怎麼回事，也應當把他交到前山，任憑伯父、公公做主。哪怕伯父、公公認為這人好，把你終身大事許配於他，我決不多說！走吧，你跟我上前山吧！」說著，拉著姑娘就要走。

段銀娘的功夫比陳氏強，並不怕她。段銀娘把臉往下沉，道：「我可告訴你了嫂子！咱們姐兒倆的感情不錯。誰要打算破壞我的婚姻，攔阻這件事，別說是你，就是前廳的二老來了，我可野麥子——不分壘，酸棗眼青紅不分！依我說，你趕緊走！」陳月娥見銀娘破被窩——不貫，喝道：「走！你認打，認罰？」「認打怎麼樣？認罰怎麼樣？」「任打，我拉著你們兩人到前山，讓二老把你們兩人全殺了，讓你們結個鬼緣。」「噢！要認罰呢？」一說到認罰陳月娥面泛紅雲，臉兒「唵」地一下就紅了：「妹妹，你要認罰，嫂子我說一件事，你聽聽：你三哥已然死了，嫂子我今年二十三歲呀！哎呀！棒打鴛鴦兩分離呀！試問問，我這後半生又怎麼能活下去。我看，我和王郎兩人倒很般配，你不如把王郎讓給我，我和王郎結為夫妻。妹妹，你是個姑娘，而且有一身好本事，長得俊美，玉潔冰清，你要擇夫事主兒，不乏其人呀！你要打算嫁人，什麼好樣的，你都嫁得著！比王環好的，俊的都能。我就不然了！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「哎喲！」段銀娘一聽，我長這麼大，也沒聽說過這事，跑這跟我爭爺兒們來了！這像話嗎？王環一聽，嘿！兩位先爭上了，你們知道我樂意不樂意呀！他也不言語，坐山觀虎鬥。「嫂子，嫂子！你說的這叫什麼話，真是衣冠的禽獸！你怎麼不知羞恥！我哥哥段世寶死後這才三天呀！屍骨尚且未寒，你就惦念著改嫁！再說，你還有孩子呢？那五歲的黑兒怎麼辦呢？」「喲！」陳月娥一見嬌軀，花容失色。一提到孩子了，她把牙一咬：「好吧！」看了王環一眼，轉身形就出去了，腳底下用力「沙沙沙」，一直來到自己的房內。

挑簾籠進去，小黑兒正在牀上睡呢，睡得很香。就在這牀邊上，排山的柱子上，掛著一把軋把翹尖厚背雁翎刀，這是陳氏三少奶奶自己用的刀。她一伸手夠著刀把，一頂崩簧，「嚓楞楞楞」把刀就亮將出來，準備殺了段銀娘，帶上孩子嫁給王環。但是，她這一拉尖刀，把黑兒給震醒了，也許是尿憋的，他爬起身子就站了起來。見他媽就在眼前頭站著，喊道：「媽！我要撒尿。」說完了，他就往下邁步。陳月娥怕自己的孩子從牀上一腳登空摔下來，就往前一撲。哎呀！壞了，這孩子往下一撲，這刀也到了，「撲哧」一下，正撲在這刀尖上，紮個正著。小黑兒「哎喲」一聲慘叫，當時，死於非命。陳月娥撒手扔刀，當下跟瘋了一樣，往前一撲，就撲到血泊之中，雙手緊緊地把黑兒抱住了，哭得死去活來，落淚如雨，抖肺搜腸一聲高一聲，攝人心膽。沒有幾天的工夫，丈夫也沒有了！兒子也沒有了！心疼難忍。一咬牙，伸手攥起刀來，就像兇神附體一個樣，把孩子一挾，朝姑娘段銀娘的房中奔去。

段銀娘一看陳月娥氣喘吁吁進來，忙問：「哎喲，三嫂子，你瘋了！」

陳月娥一身的鮮血，把孩子往牀邊上一放，道：「銀娘啊！銀娘，我把孩子殺了！」段銀娘一看，「喲！千頃地一根苗，你把我們小黑兒給殺了！」段銀娘眼含著痛淚，打牀上蹦下來，伸手抄刀，大罵：「賤人，我要你的命！」

陳月娥也豁上了，道：「丫頭小賤人，你給我出來！」兩人一前一後縱出北房，來到院中。王環一想：借這機會我跑得啦！於是一拔腰下了地，來到外間屋，把刀佩好，把鏢也帶好，挑簾籠出來，站在台階上觀看。陳月娥的功夫也很不錯呢！段銀娘撲身過去，往前一搶身，左手一晃面門，刀走纏頭裏腦，「唸」地一下，就奔陳月娥的腰際來了。陳月娥往下一矮身，「金牛拱地」，縮頸藏頭一躲，刀走掃堂。段銀娘腳尖一點地，長腰起來，兩個人雙刀並舉，當場動手就打上了。王環站這兒瞧著，嘿！這大武戲可有點意思呀！

段銀娘越殺越勇。約二十幾個回合，陳月娥往下一矮身，刀走掃堂。段銀娘飛身起來，閃到了陳月娥的背後，把鋼刀一舉一咬牙，斜肩帶背，「嚓」陳月娥再想躲也躲不開了。在後頭把陳月娥一劈兩半。段銀娘往後一撤步，往這一站：「陳月娥！你敢殺了你的兒子小黑兒，我要給我的黑兒報仇，我殺了你！」幾個丫鬟，在旁邊嚇得目瞪口呆，抖衣而顫。

正在這時候，院門外頭「唸」地一下，燈光一亮，「噌」地一下，躡進幾個人來。「妹妹！喲！這是怎麼回事呀？」王環一眼看見了，正是金粉蝶段世鈴。段世鈴就在姑娘的閨房的東面。今天段世鈴巡山走前夜，好在沒有什麼事故。將近三更天，返回自己的住房。走到妹妹的院門外，突然間，聽到裡頭喊道：「我給黑兒報仇！」正是小妹銀娘的聲音，這下子可把段世鈴給嚇壞了。

「嘿喲！怎麼回事？妹妹，誰呀？」兵丁不讓進來，段世鈴到了院中。看三弟妹陳月娥已然死去，妹妹滿臉怒容，在院中一站，廊簷下站著仇人小白猿王環。段世鈴三十多歲，一瞧這意思，就全明白了，看來妹妹段銀娘和仇人王環貼了心。段世鈴一按刀把，「唸」把刀亮出來：「妹妹！怎麼？把你嫂子殺了？」段銀娘怒氣衝衝：「大哥！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能瞞你了。廊簷下站著的是你妹夫小白猿王環。我不願意姓段的和姓王的結成世仇，才把終身大事許配王郎，沒想到陳氏，到這裡跟我爭風來了，她要嫁給王郎。你說這像話嗎？我一說她，她扭頭回去，把五歲的黑兒給殺了，我能不殺她嗎？」段世鈴一聽說這小胖姪子死了，他可真急眼了：「妹妹呀！妹妹，你知道姓王的是咱們段家的仇人，想不到你乾出這個事來，架著炮往裡打，胳膊肘往外擰。你也太不像話了！我殺你！」「大哥，我可告訴你呀！我要辦的事情，我一定要辦到！你要一攔我，我認識大哥，我的刀可不認識大哥！」段世鈴氣往上撞，臉色蒼白：「呸！丫頭，你胡說八道！」往前一搶身，「仙人解帶」，刀就到了。大姑娘段銀娘閃身形躲過去，兩個人當場動手就打上了。忽然間，段世鈴斜肩帶背一劈，大姑娘段銀娘向右一叉步，用左手一搭他的腕子。段世鈴往後一撤步，銀娘裏手一刀，「唸」地一下，奔段世鈴的脖子就來了。段世鈴往下一哈腰，縮頸藏頭一躲，「砰！」一刀就捎上了腦袋瓜，削下去燒餅大小的一塊肉皮。這血「唸」地一下，就流下來了。「哎喲！好！丫頭！」段世鈴把刀還鞘撒腿就跑，飛身形打院門裡蹦出來。

正趕上段世賢值後半夜班，忙問道：「大哥！怎麼了？」「哎呀！兄弟你要問，這不能嚷嚷！你趕緊到前山送信去，這丫頭反了！」就把事情簡單地說了一遍。段世賢就急了，墊步擰腰，「噌」一下進來了：「妹妹！你怎麼把哥哥也傷了，把你嫂子也給殺了，你瘋了！這是怎麼回事？」「二哥你要問，我告訴你，妹妹我心意已決，以身相許王郎。哪個要攔我，就不是兄弟，那就是仇人！依我說，二哥你的本事也不行，你快走，你別管！如果你非要管，那可別說我對不起你！」段世賢一聽：「呸！你真不要臉，你辦的這叫什麼事！仇人來了，你不思給你三哥報仇，你還要嫁給他，你還有臉往外說！為這個孩子也死了，你三嫂子也叫你給殺了。你快跟我到前山去！不然的話，我對你不客氣！」「喲！二哥！你還有什麼了不起的，你過來進招！」

段世賢回手拉刀，往前一趕步，撲身過來，舉刀就剝。不到二十個回合，姑娘一抬腿，段世賢「嘍」的一聲，應聲就滾出一條去。

正在這時候，「呼啦」一下，段世鈴領著兩位老寨主進來。段國柱大怒：「好賤人！」段國柱一來，段銀娘心裡也含糊，連連地往後退步：「爹爹你要幹什麼？」「好賤人！你真乃大膽！小小年紀，做此不才之事。我問問你，你怎麼把你哥哥傷了？把你三嫂子給殺了？」「爹！女兒長這麼大了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聘，你做父母的不問問女兒的終身大事。我娘不在，我心裡頭能不難過嗎！我已許配給小白猿王環。」段國柱這個罵呀：「把我的兒子一鏢給打死！到現在，你給我介紹，這是我姑爺，我不承認！」「當初，你把人家王郎的父親王能，無緣無故地給殺了。你殺人的時候，你想過人家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中有妻子嗎？你也想過人家王郎就是快手王能之子，人家要給他爹報仇，你說應當嗎？鏢打我三哥段世寶，父債子還！不也應當嗎？」「好丫頭！好丫頭！好呀！」氣得二爺段國柱暴跳如雷：「賤人，你胡說八道，氣殺老夫！」銀娘氣呼呼地說：「今天我瘋了！誰管我的閒事也不行！」「好賤人！趕緊給我把刀扔了，服從家法！」段國柱回手就拉三節棍。段銀娘也怕呀！往下一退步，就來到北房階下：「王郎啊，你看看，這事情越鬧越大了！不如咱兩個逃之夭夭，回到小王家砣。」王環用手點指：「銀娘啊！你口口聲聲要把終身大事許配給我，你我兩家本是仇敵。我王環乃是奇男子，大丈夫豈能要你這山寇之女！」段銀娘一愕神，王環手裡扣著一隻亮銀鏢呢，「嘍！」一鏢，正中姑娘段銀娘的哽嚥咽喉。哎呀！一句話沒說出來，撒手扔刀，花容失色，往後一躺，當時身死。這才是：斷送落花三月雨，催殘楊柳九秋風。

段國柱生氣呀！孫子也沒了，兒媳婦也死了，兒子也沒了，現在這閨女也死在自己的眼前。段國柱的心裡頭如萬把鋼刀，紮於肺腑：「小畜生呀！！」

王環打死了段銀娘，貓腰把鏢撿起來：「你不是段國柱嗎，當年你殺了我的父親，父兄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我王環臥薪嚐膽十二年，隨老師學來技藝，刀劈楊山，鏢打段世寶，原為給我天倫報仇。三俠前輩來到你七星山，金牌不獻，打算要我王環一死。按理說，我王環不來，我報仇和你們藏金牌，這是兩回事。但是，我王環來了，決不怕死！你馬上把我姓王的亂刀剝。希望你話應前言，獻出金牌，請大人立刻趕奔四川，開倉放賑，救濟父老百姓。來吧。」說完了，倒背手一站。段國柱怒道：「好小子！還敢跟我說三道四。我一家老小盡皆命喪你手，這個仇焉能不報？綁起來！」段世鈴、段世賢就把王環捆了：「叔叔。您意下如何？是不是殺？」段國柱做不了主，道：「把小冤家押奔前山，盤問明白，再做道理！」

把王環帶到前廳，段國柱的心「噎」地一下，就到嗓子眼了。閨女招引王環才出這麼大的事呀！如果，王環往這裡一站，怎麼來，怎麼去，我和你閨女在後山已經住了好幾個月。她不幹了，我們才打起來，她才把這些人殺了。這樣兒讓我們名聲不香，有玷閨門，如何是好？有點為難。但是，段國柱顧不得這個啊！「叭啦」一拍桌案，用手點指：「好畜生，殺我女兒！你何故至此？」段國基一聽，哎！你怎麼還給人遞話呀！再想攔也攔不住了。

王環一陣的冷笑：「哈……段國柱，小太爺名喚王環。當年，我父王能，訪案在七星山，被你帶著楊山、董玉，將我天倫致死。我們寡母孤兒無力為生，我的母親抱著我跳河尋死，被我恩師所救，教藝十二年。我今年二十歲，恩師所賜外號叫小白猿。彩鳳山祥雲島刀劈楊山，鏢打段世寶，原為給我天倫報仇。老三俠來到七星山，跟你們討要金牌，你們不給。要我王環前來，有王環，你們獻金牌。現在，我王環來到，殺副存留，任憑爾等。爺皺一皺眉頭，就不是王能之後！可有一樣，話應前言，殺了王環，你們可得獻金牌，那才是英雄所為。話已說明，你傳令吧！」

段國柱一聽，哇哇怪叫如雷：「我一家人盡喪你手，來呀！將小冤家推到廳前，亂刀分屍！」大爺段國基在旁邊瞧著，伸手一攔：「刀下留人，且慢！」段國柱都納悶呀！我這傳了令，要把他亂刀剝了，怎麼哥哥攔住了：「哥哥！阻令為何？」「賢弟呀！忙什麼呀？難道說就把他亂刀一剝，就算給我一家人報仇了嗎？不如暫時把他押入土牢。遲三過五，七星八寶轉心亭的事情一完，然後咱們設計把他凌遲處死。好給咱們一家人報仇！」段國柱點頭：「哼！全依兄長！」正這個時候，由打旁邊轉過一個人來：「二寨主，您先等一等！」段國柱一看，這是本七星山的軍師李吉。李吉悄聲地對段國柱說：「唉！剛才我問過大少爺他們了，才知道後山之事。二寨主呀！您瞧瞧死的可全是您的人呀！您的孫子，您的女兒，您的兒媳婦。怎麼到了現在您要宰王環，給您全家報仇，大寨主還不樂意？這可不大好呀！」段國柱是個糊塗人呀！捋著自己的花白鬍子，哼道：「哎，對呀！孩子，我要給你們報仇，伯父尚且不允呀！」段國基一聽：「等等！李吉呀，我二弟性如烈火，你不是不知道。想不到你竟敢在我弟兄面前搬弄是非，挑撥我弟兄不和，離間我手足之情！李吉！我拿飯喂狗好不好呀！哼！咱們的緣分已滿。得了！我這廟小，容留不了你這大神仙！」把李吉趕出七星山。把狼狽李吉趕出七星山，咱先不管，後邊有交待。段國基微然一笑：「二弟，您又何必如此！孩子們是你的骨肉，也是我的骨肉。願意殺就殺！」弟兄二人同傳命令，推出去殺。這回王環有命難活了。也就在這個時候，外邊跑進一人報導：「啟稟大寨主、二寨主，七星八寶轉心亭，蠟子孔內拿住了探山之人！」「好！真來了嘿！二弟，你我趕緊到後山觀戰。暫時把小白猿王環冤家押進土牢，等拿住仇人一塊兒殺！」這才把王環壓入土牢。

小白猿王環在耿家莊，不是晚傍响吃飯的時候，他走了嗎？耿文道：「童俠客爺，您甯著急了，就是現在你們爺兒倆追也追不上。青紗帳，您知道他藏在哪？但是，有一樣，今天說話天就快亮了，他進不了山。明天白天，他也進不了山。你們爺兒倆呀，到明天快黑之前，從我這裡再走，直接奔七星山，等著他去！我想王少俠客一定奔七星山。」司馬良一聽：「我看耿莊主這話還是，咱們爺兒倆到山上等去。今天也甯去，明天白天也甯去。我師弟白天能進人家七星山嗎！」海川也只好耐著心地等候。

第二天，天光亮，梳洗已畢，讓王三爺派專車把董玉送往太原府。直到下午天快黑了，海川、司馬良帶著軍刀，跟耿文、耿武告辭。爺兒倆按指點的路，走到了臥虎灣山口這裡。一瞧，一個人沒有。只聽北面的樹林有人說話：「海川！海川！你跟良兒怎麼在這裡呢？」打樹林裡出來倆老頭，前面走的銀面仙猿鐵臂崑崙石金聲，後頭跟著金頭壽星洪勛。爺兒四個見面行禮。

海川把昨天的事情都說了：「我們上這等環兒來了。可直等到現在，沒見環兒蹤影！」「噯！這個孩子很任性，大人也很惦記。准知道你們到七星山來。讓我們哥兒倆來追你們。海川呀！咱們爺兒四個回去吧。不管小冤家了！」

「哥哥，這可不行！咱們已經到了七星山，無論如何咱們也得進趙山，到山裡探尋一下，再回去。我們爺兒倆正看呢，不知道要不走山口，這七星山有沒有道路？老哥哥，咱們破得了七星八寶轉心亭破不了，咱們只暗暗地先看一看。您想，咱要直呼直令，走人家山口，萬一虎頭蛇尾，叫七星山段氏弟兄恥笑我兄弟無能！」石老俠點點頭。海川又問：「洪老哥哥，他後山可有一條道，您知道嗎？」「知道，叫臥虎灣。」石老俠也說：「對了！我當初給王環打聽他父親的時候，我就是從臥虎灣走一線通進去的。事不宜遲，咱們爺兒四個要去，還走這條道。不過難走一點！」石老俠帶著路，順著臥虎灣進來，爬上了山就是那條大繩，然後走一線通。進來以後，站在高崗之處往東南山看，才發現了七星八寶轉心亭。「哥哥啊！七星八寶轉心亭就在眼前。」「不錯，咱們瞧瞧去！」「兄弟！瞧可以，不能妄動！」這麼著，爺兒四個就來到七星八寶轉心亭下。

啊！周圍的燈光，裡面的燈光，照如白晝，三層滴水簷，巍峨壯觀。夜晚之間，看著就更凶！

海川瞪著眼就要進去。老俠石金聲一攔：「你先等等。不是跟你說了嗎？不准妄動！」「哥哥，咱已然到了這兒，咱不能不進去，金牌就在裡面。咱們得設法得金牌呀！」「對！如果段國基、段國柱知道像你弟兄這本事，隨便出入七星八寶轉心亭得金牌。那我就問問你，他還跟你打賭幹什麼？既然打賭，他就知道，你我弟兄的本事，進了不七星八寶轉心亭，人家才跟咱打賭。你進去，進去也得死！」海川也說：「我不進去，老哥哥那咱們就耗著，耗到一個月該怎麼辦呢？丑媳婦難免見公婆。哥哥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那咱們也得乾哪！」石老俠搖頭：「那不行！你我弟兄得有今日，誰能怕死。死有輕於鴻毛，有重於泰山。輕生喪命，不是真正的英雄。幹得分怎麼乾！就這麼乾，那是蠻乾！這不是瞎鬧嗎！」洪爺也攔，石爺也攔，海川非得要進去不可。司馬良在旁邊過來了：「師父！二位大爺！我看我有個萬全之策。咱們爺兒四個把煞腰繩繩全解下來，繩子頭接繩子頭，咱們接成一根

長繩。一根二丈四，要四根呢？那就九丈六呀！咱們這繩子結得實實的，在徒弟我身上繞一繞，我在頭裡走。老哥兒倆在後頭揪著繩子，師父您在旁邊看著點。萬一有了危險，您說一聲拉，老哥兒倆一繃勁，把我就能拉出來。您看這法子行不行？」石老俠搖頭：「不行！」「因為什麼不行？」「等我們發現了問題了，一喊出來，我們再把孩子拉出來，那孩子早就涉險了！」「加點小心就是了。行！」石老俠只好答應：「哎！好吧！」

這樣，爺兒四個的絨繩都接上，讓司馬良把長衫脫了，好利索一點，海川給拿著。讓洪大爺把虎頭墨鱗刀借給司馬良，司馬良把刀拉出來，刀刃衝前，刀尖衝下。老哥兒倆繃住了繩子盯住了海川。司馬良慢慢往前走，後頭繃住繩子，跟著。走來走去，就走到台階這裡，一點事沒有。司馬良拿著虎頭墨鱗刀的虎頭，墩著石頭台階。司馬良上右步，往下踩一踩，這石頭紋絲不動，上了第一層。然後拿這虎頭墨鱗刀觸第二層，「嘯！嘯！嘯！」聽聲是實的了，然後左腳單腳上去，加力往下踩，踩住了，確實不錯，左腿收上去。海川在旁邊瞧著真麻煩：何必呢！一拔腰「噌」地一下上去，不就得了嗎！這樣一磴一磴往上走，再往上就七八九磴，就差不離上來了。人都是這樣，開始注意，越來越不注意。拿虎頭墨鱗刀墩兩下，上右步左腳就跟上去了，一踩挺實著，左腳就跟上去了。就在這第七磴上墩兩下，就跟上去了。

石頭台階，猛地這麼一立，人在上頭，從外手往裡手這麼一翻呢，那麼你這人還不是滑溜下去嗎？」唰」地一下，就到司馬良的脖子了。海川一喊：「不好！」石、洪二老就「唰」地一下，一繃繩子，就把司馬良從台階裡頭給拉上去了。等老哥兒到跟前一瞧，「哎喲！」嚇得三俠都不敢看了，怎麼回事呀？都是二寸的大青蠍子，把整個人包了起來。海川拿大褂往下抽，老哥兒劈裡啪啦地用腳踩。最後全踩完了。抖了抖褂子、褲子，確實沒有了。再看司馬良全身浮腫，氣如游絲，就這麼一點呼吸之氣了。海川喊了幾聲，司馬良不聲不響。石金聲說：「兄弟，你還喊呢！喊有什麼用？快走！」老俠石金聲這麼一伸手，把司馬良就挾在肋下。洪勛洪老俠把刀拾起來，絨繩解開。

完全都好，各人係上。剩下司馬良的繩子和大褂，海川手裡頭一攥。「沙沙沙！」老三位可就出來了。

他們由打一線通穿過去。老俠石金聲真是有辦法，來到這斷壁之前，先讓海川下去，然後老俠石金聲把這大繩提上來，把司馬良捆好，又給放下去。

然後老哥兒倆才從上面下來。海川又說：「哥，我抱孩子吧。」「不！還是哥哥我來吧。這段路不好走！」出離臥虎灣，來到這山下。「海川呀！孩子中毒十分危險！要從這回太原府，起碼有六七十里路的路程，可太遠。海川！咱們這就近就是耿家莊，近十幾里地，別處咱們不熟。」「好，就奔耿家莊！」

這麼著，老哥兒倆就帶著孩子奔了耿家莊。到了耿家莊，天已經大亮了。

耿文一見司馬良昏迷不醒，渾身浮腫，嚇壞了。說道：「哎喲！就叫蠍子蜇得這麼厲害呀！俗話說，一個蠍子蜇了不要緊，兩個蠍子蜇了不得了，三個蠍子蜇了三鉤子，人就有性命之憂。我看，事不宜遲，趕緊請幾位先生來！」

王三爺馬上準備了車輛，去請大夫。不知司馬良的性命如何？